

论屈原诗作的生命精神

孟子勋

(陕西理工学院 文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1)

摘要:屈原诗中虽有张扬自我之辞,却鲜见轻松愉快之语,其诗多表现“士不得通其道”的苦闷。屈原虽是不遇文人,但他的诗却不只是悲悲戚戚的倾诉,更多的是关怀民瘼、激励君王、唤起国人、国君精神上的觉醒。屈原从未放弃对理想、信念的追求,其诗歌体现的是君子循天道而自强不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生命精神。

关键词:屈原; 诗歌; 悲苦; 吟唱; 追寻; 生命精神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8008(2011)04-0063-05

屈原自幼秉赋清廉德行,毕生追求“美政”理想,真正做到了“自身服义而未沫”(《招魂》)。他自叹主圣德却“牵于俗而芜秽”^{[1]175}。面对君臣昏聩的政局,屈原敢于直面指出君王放荡邪僻、臣子竞进贪婪,更忧虑地指出长此以往楚国将日益衰落,国运不长(《天问》“吾告堵敖,以不长”)。屈原注重内外兼修,也正是他相信自己有完美的人格才让他感到与世俗是如此的格格不入,是如此的孤独无助、踽踽独行。屈原虽处江湖之远,却无日不思君、不忧君。他极逞才华将“不得通其道”的悲愤、满腔的委屈及忧国忧民的哀愁付于诗中,以求在诗文中展现自我、实现自我、成就自我。他的诗是对末世的哀鸣,是心碎的悲唱,但却是高调的沉吟。他的诗表现的是一种生命的律动,是君子循天道而自强不息的奋进,是气韵流转的回环。本文试从怀才不遇的悲己伤世、自鸣鸣他的赋诗高吟、锲而不舍的梦幻追寻等三个方面来探讨屈原及其诗歌创作的生命精神。

一、怀才不遇的悲己伤世

屈原为了实现其“美政”理想而苦苦奋斗终生,当理想、信念不能实现时,不惜牺牲性命来维护自己所追求的“道”。他以九死未悔的决心追求自己的“善”,在《九章·怀沙》中更是发出“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的誓言。屈原志存高远,他有欲“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媿”(《九章·惜往日》)的政治主张。屈原经历了

“入则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2]505}的且让其终生追忆的政治生涯。基于此,屈原深感楚怀王的知遇之恩,在文中很少提及怀王的不足之处,即便有,也认为那是佞臣的蒙蔽致使君王没能澄清是非曲直。故而他以“蔽晦君之聪明兮,虚惑误又以欺。弗参验以考实兮,远迁臣而弗思”^{[1]132}的想法来证明君主在本质上非不贤,被远迁不过是君王误信谗谀之词,盛气而过之一时冲动。然而,屈原此后再也没有受到重用,于是一腔报国激情挥洒于诗篇中,充满了屈原的悲苦哀情。文中或悲时、悲己、悲世俗;或哀君、哀民、哀世道。

屈原是诗人,具有比他人更加敏锐的时间意识,又因其建功立业之心是如此的迫切,所以在文中常常表达了对时光流逝而功业未就的哀叹。“时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与”(《九歌·湘君》),“时不可兮骤得,聊逍遥兮容与”(《九歌·湘夫人》)。这虽是民间祭歌,但却寄托了屈原深深的哀愁,表现了见不到楚王的惆怅之情。屈原慨叹时光像流水一去总是赶不上,而自己却渐渐衰老,所遗憾的是没有留下美名。《离骚》中他说“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老冉冉其将至兮,恐脩名之不立”,《九章·悲回风》中言“岁留智其若颓兮,岂亦冉冉而将至”。屈原对时光的叹息,是对未能亲近君王的哀愁,亦是对不能实现“美政”理想的苦闷。就是在神境中,屈原依然也摆脱不了时光的折磨,终归要落到

*收稿日期: 2011-06-23

作者简介: 孟子勋(1986-),男,安徽宿州人,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与文

人间。《远游》中他虽提到“闻赤松之清尘兮，愿乘风乎遗则。贵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与化去而不见兮，名声著而日延”，但诗人面对悲苦的现实，所惶恐的是“永年而无成”^{[1]145}，诗人敏感的心灵表面上羡慕仙人，但其落脚点终是想着名声显耀长存于世。也就是说，不管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神游幻境，屈原想的都是怎样能使其脩名久立，他对仙者的羡慕也只是停留在“闻”的阶段，不过是假借仙者之事表达自己功业未就、美名未留的太息。

屈原的悲己与悲世俗是密不可分的。《离骚》中自述“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可现实终究是难以长久亲近君王，政治上的远疏使屈原感到“悲莫悲兮生别离”（《九章·少司命》）、“悲世俗之迫阨”（《远游》）的苦闷与压抑。加之君王被宵小蒙蔽，于是屈原就不难发出“老冉冉将至，不寝近兮愈疏”（《九歌·大司命》）的牢骚，发出“曾歔歔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离骚》）的无可奈何的悲叹。

屈原文中所体现哀君、哀民、哀世道是一体的，他认为臣不正、君不明、世道污浊，则民生多艰。君王不“抚壮而弃秽”（《离骚》）是因为没有好的臣子作向导，所以屈原说“来吾导夫先路”^{[1]16}。面对君王，屈原“伤灵脩之数化”、“伤灵脩之浩荡，终不察夫民心”（《离骚》），哀君王之不明导致百姓处于困苦的生活中；面对民众，屈原亦“哀南夷之莫我知”（《九章·涉江》）。屈原纵是有“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1]113}的大志，在君昏臣暗、在众人不能理解的情况下，也只能发出“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九章·涉江》）的嗟嘘。屈原非常清楚自古以来就有好蔽美而嫉妒者，所以他说“虽有西施之美容兮，谗妒入以自代”（《九章·惜往日》），而奸臣当道，定会产生“吾令帝阍开关兮，依阍阖而望予”（《离骚》）的现状。他痛恨世道浑浊不分，使他亲手种的秋兰、香蕙、留夷、揭车、杜衡、芷草等受到污染。屈原不哀伤众芳草自然枯萎，但哀众芳禁受不住环境的熏染而变得芜秽。统治阶级的无能，使屈原倍感哀故都之日远，“哀州土之平乐”（《九章·哀郢》），最使屈原哀叹的是“不辞职而赴渊兮，惜君王之不识”（《九章·惜往日》）、“骤谏君而不听兮，重任石之何益”^{[1]142}。屈原一心想让君王意识到自己的缺点，希望君王听谏，从而重整楚之往昔雄风。但君王不能悔改、不能明白，若自己不把话说完，就是抱着重石投水自尽也不甘心，纵然是活着“翩冥冥”也无欢娱。

屈原悲时光流逝时事多艰功业未就；悲自己注

重内外之美兼修却廖有知音，进而悲自己生不逢时；悲世俗的污浊能将黑变白，将众芳变为芜秽。屈原哀君主没有己见，不趁壮年建业却欢娱无度且又偏听偏信疏远忠臣；哀民生多艰，但更哀民众又不理解自己；哀世道的混沌，奸臣的当道，使忠谏难以达入圣听。所有这些让我们看到屈原一颗拳拳报国的赤子之心却苦于没有施展门路的愁闷；让我们看到屈原对于国人哀其不争，怒其不幸的矛盾心情；让我们看到屈原极力想让楚王痛改前非却因佞臣惑圣不能达入圣听的焦急状态；让我们看到他拍案而起直面党人、悲愤斥责宵小的英勇举动；让我们看到屈原难觅知音、茕茕子立、踽踽独行的孤独无助的身影。

二、自鸣鸣他的赋诗高吟

屈原的赋诗是根据其思想感情变化而分阶段的。笔者以为屈原的赋诗可分四个阶段：发愤抒情→作颂自救→赋诗自鸣→自鸣鸣他。屈原的赋诗是高调的沉吟，是高声地吟唱。他的赋诗中始终能让人感受到“士不平则鸣”的气韵律动，“肠一日而九转”的郁结。他的赋诗高吟是对统治者的不满，是对佞谄者的唾骂与鄙夷，是对自我人格的赞美，是对后人树以典范从而唤醒民众觉醒的警钟。

发愤抒情是屈原政治上初受挫时而作。发愤抒情是抒发忠贞之心不被理解的苦闷。在《九章·惜诵》中他说“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证。”屈原怀着忧愤之心，抒发其满腔衷情，他怕楚王不相信，用指九天为证的最高誓言来证明自己所言皆出于忠诚。屈原面对由“属贞臣而日媿”到“君含怒而待臣”（《九章·惜往日》）这一事实难以接受，极力辨明自己的冤屈，说自己是“竭忠贞诚以事君”（《九章·惜诵》）。然而就是屈原其道义先思君而后思己，事君不贰，他还是“反离群而赘疣”^{[1]107}。屈原思索为何遭此境遇，他认为那是因为“行不群以巵越”、“迷不知宠之门”（《九章·惜诵》）的缘故。屈原心中郁邑侘傺，又苦于别人不知自己胸中忠君之情，若不将胸中块垒以语言为媒介吐露出来，就没有办法陈其志，更无法表明自己是专为君而无他的心情。此时，屈原对怀王的希冀非常大，他忍受不了“闺中邃远”、“哲王不寤”的现状，更忍受不了“怀朕情而不发”（《离骚》）的苦恼，所以屈原迫切希望“待明君其知之”（《九章·惜诵》）。面对退静默无人知，进号呼无人闻的境地，屈原或使厉神占卜、或举晋太子申之例、或举鲧之例，其目的终在说明自己行为无过错，他认为只有“行婞直而不豫”^{[1]110}，功业才能完成。不能为人主所认可，屈原心中郁结纒纒，他怀着矛盾的心情，想

高飞却不忍心违背自己的初衷。他“愿曾思而远身”(《九章·惜诵》)却终归未“远身”,因为“后皇嘉树 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九章·橘颂》),而屈原就是那南国之橘。发愤抒情就是屈原希望君王能辨别忠奸,相信自己的清白,用屈原的话来说,就是“恐情质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1]111}。

当屈原被逐渐远疏,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德君变为怨君,对谗臣的控诉更加有力,写诗不仅是自我感情的倾诉,他希望为人所承认,希望楚王不只是能明辨忠奸,更重要的是能理解自己的一番苦心。若别人不理解,那就调整思路,不妨作歌聊以自娱。这称之为“作颂自救”。屈原感受到时光的紧迫感,也感到岁暮的恐慌,进而恐脩名不立。在《离骚》中他说“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他认为美名不立的原因是“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1]17}。面对现实,屈原不逃避,更不同流合污,他依然选择“宁溘死流亡”、“伏清白死直”,而不愿做出“竞周容以为度”的苟且偷生般丑态。屈原不止一次地宣誓为了真理、道义“九死未悔”、“览余初未悔”,更不会因“路漫漫且修远”而不去探索真理、求取道义。但此时屈原心中更多的是悲切哀怨。他的忧思使其心情郁郁难开,不断地悲伤而唉声叹气,在《九章·抽思》他说“思蹇产之不释兮,曼遭夜之方长”,看到秋天就“悲秋之动容兮”^{[1]120}。他痛恨奸臣当道,屡屡说“远身”、“横奔”,当览民尤时,当“悲夷犹而冀进兮,心怛伤之憺憺”(《九章·抽思》)时,却又不忍离去。屈原质问昔日君王与其诚言,为何又“羌中道而畔兮,反既有此他志”^{[1]121}屈原诘难为何“与余言而不信兮,盖为余而造怒”(《九章·抽思》)?屈原将不白之冤作以陈辞,楚王却“佯聋不闻”。屈原欲使楚王“荪美可完”,欲以三皇五伯作为楚王的榜样,希望自己就是彭咸,圣主贤臣共理大楚,如此,他们一切都可以做得尽善尽美。可是,屈原就如同北来的南方之鸟,独处异乡,无知交、无良媒,自荐无路,惟有“临流水而太息”^{[1]122}。屈原魂索故国,梦中相见,醒来却依然是“孤独南行”。屈原感“路远处幽,又无行媒”(《九章·抽思》),只能整日“愁叹苦神,灵遥思兮”^{[1]123}。这忧愁诉于谁,这忧心怎来解,屈原只好“道思作颂,聊以自救”(《九章·抽思》)罢了。这聊以自救的深沉作颂包含了屈原对生命迟暮而功业难成的愁闷,渴望君王能再召唤自己,实现兴楚之理想,希望别人能够知道

从容”^{[1]123}。屈原的作颂自救是其无奈般的苦吟。

有的学者认为屈原流放江南,心中无幻想时,便“赋诗自鸣”。认为屈原自己的才能、理想在现实中被毁灭,不能发挥,于是极逞才华于作品以证明人生意义。屈原的才能在现实中确实是无法实现,从而将其才华极逞文学,但屈原流放江南,若说心中无幻想那是分层次的,这个无幻想是他认识到归朝无望,而屈原至死仍是念念不忘要唤醒君王。《九章·思美人》中说“思美人兮,擘涕而伫眙”,难道这个“美人”不是能让屈原实现“美政”理想之人?屈原自述其“蹇蹇之烦冤兮,陷滞而不发。申旦以舒衷情兮,志沉菀而莫达”^{[1]129}的现状,他愿寄言浮云,托归鸟致辞,这些不都是想再表忠心、再表自己行为无过衍,希求君王再委以重任么?屈原创用一个他自己都不太愿意相信的美好前景来自我安慰“开春发岁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将荡志而愉乐兮,遵江夏以娱忧”(《九章·思美人》),他坚信“情与质信可保兮,羌居屏而闻章”^{[1]130},可现实使得他登高不悦、入下不能,只是独茕茕而南行。屈原未尝一日忘君,在《九章·悲回风》中他说“骤谏君而不听兮,重任石之何益”。被人们认为是屈原的临终前的作品《九章·惜往日》也不说“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么?笔者同意赋诗自鸣的提法,但说屈原没有幻想的说法值得商榷,正如前面所说,这种幻想是指归国无,不代表屈原不思念君主。

“赋诗自鸣”只是屈原诗歌创作中的一部分,其实依照屈原如此关怀民生的性格,又怎能在文中只是极逞自己的才华呢?屈原在《九章·悲回风》中说“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之所明”,也就是说屈原怀抱耿介之志,感于世事多艰,私下来以赋诗的方式来倾诉。“所明”是使自己明白倾诉,其实也暗含他人明白其倾诉。如果说此处“自鸣鸣他”还只是暗含,那么《九章·怀沙》中所言“惩连改忿兮,抑心而自强。离敏而还兮,愿志之有像”就是明示。屈原一直以来都是抑制着心中的愤恨,而求自我的坚强,他之所以“九死未悔”、“清白死直”、“溘死流亡”,就是“愿志之有像”,为后人树立榜样。屈原的投水是他认为已无话可说,用死的方式来证明人生之意义,用自己“死”的身教来唤醒他人。屈原不回避死亡,他说“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1]128}。他虽“曾伤爱哀,永叹喟兮”(《九章·怀沙》),但始终是强调自己的理想与抱负是否能够实现。虽悲叹“伯乐既没,驥焉程兮”(《九章·怀沙》),但屈原只希望“明

知其“限之以大故”^{[1]127}时,希望人们莫再“非俊疑杰”希望君主能识那些“怀瑾握瑜”者,希望无聊的人们不要再“玉石同糅,一概相量”,希望世俗莫混淆黑白、颠倒上下。这些都是屈原“只希望以自身肉体的死亡来震撼民心,激励君王,唤醒国民、国君精神上的觉醒。”^{[3]160}

屈原赋诗四阶段实际上是屈原内心的夏、秋、冬、春。政治上刚受挫时,急于向楚王表衷心,其内心焦灼之情态如同夏日炎炎。当被流放时,望秋便“悲秋风之动容”^{[1]120},在君主、众人都不理解的情况下,屈原恐生命之无意义,他在文中塑造自我完美人格,希望别人承认。在此阶段他少了些夏日的火烈多了些秋日的肃杀,更多的是怨刺交加。流放江南后,意识到归国无望时,心中冷到极点,但在诗文中极逞才华来证明人生的意义。当自己觉得无需再言时,沉江自尽,若能以如此之壮举唤醒国人、国君精神上的觉醒,犹如大地回春,其死亦得其所。

三、锲而不舍的梦化追寻

屈原一生追寻着“美政”理想,却屡屡受挫,他的诗文充分体现了不遇之悲。屈原所追寻的终究是梦,因为现实与理想相差太远。《渔父》中载屈原自言“举世混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也就是说楚王也是浊醉的,但楚王有一方面是清醒的:他不可能为了屈原一人而触动整个楚贵族的利益乃至整个统治阶级的利益。

屈原所追寻的是一心想亲近君王、魂牵君王的梦。在政治刚受挫时,屈原不管他人信不信不要紧,只要楚王相信自己就足矣。他相信君王能明秋毫、断是非,所以他说“忘佞媚以背众兮,待明君其知之”,“故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证之不远”(《九章·惜诵》)。屈原极力表明自己效忠君王之心,惟恐楚王误解自己,于是他坚贞地说“吾谊先君而后身”、“专为君而无他”、“疾君亲而无他”、“事君而无二兮”(《九章·惜诵》)。当屈原被放时,他认识到君王非贤,于是劝诫君王趁壮弃秽。屈原虽怨楚王浩荡,但还是“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离骚》)。屈原作指九天为证之举,只是“夫惟灵脩之故也”^{[1]8}。屈原从未放弃亲近君王的梦,就是在《九歌》中也依然是对君王思念重重,《云中君》言“思夫君太息,极劳心忡忡”,《山鬼》中更是有“怨公子兮怅忘归,思君我兮不得闲”抱怨的思念。这“《九歌》中所表现出来的神交接之艰难,及其苦苦追寻的悲剧气氛与屈原的不遇心态相切和。”^{[4]86}这种神交接之艰难更是思君念君,想亲近君王而不得的焦急状态的表现。《九章·惜诵》中更是直白表露“楫

齐扬兮以容与,哀见君而不再得”的哀叹。在《九章·抽思》中,屈原愠楚王没有诚信、变化不定,但他还是“悲夷犹而冀进兮,心怛伤之憺憺”^{[1]121}。屈原在《九章·思美人》开头就将思君之感情发泄的一览无余,他说“思美人兮,擘涕而伫眙”。就是生命将要走到尽头时,他依然是牵挂着“惜壅君之不昭”。他所悲叹的是“孤子唵而抆泪兮,放子出而不还”(《九章·悲回风》),念念不忘“放子”何日可以回到故都,再见君王。可以说屈原尽管遭受朝野生活,政治上与君王隔离,精神上无日不痛苦,但屈原却未忘君,他所做的事未尝不是从君主利益出发,未尝不是想亲近君王,使君王醒悟。屈原屡受挫折却锲而不舍地追求着“圣人梦”。屈原希望楚王能学习“三后”的纯粹德行,能拥有“尧舜之耿介”(《离骚》)、“尧舜之抗行”(《九章·哀郢》),而自己则以彭咸作为学习典范,成为“众芳”之一。屈原作评判标准是依前代圣人,他不管“庸人”的看法,只“愿依彭咸之遗则”,所做的也是“固前圣之所厚”(《离骚》)。屈原提出了自己的君主观,他说“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错辅”(《离骚》),因此他认为像商汤尧舜这样的圣主处事犹当谨慎恭敬,何况德行欠佳的楚王呢?屈原希望楚王能够像商汤、周武、齐桓、秦穆那样欣赏百里奚、伊尹、吕望、宁戚那样欣赏自己。可惜楚王无古代圣主之慧眼,难以识得屈原这位贤臣,所以屈原感叹“伯乐既没,骥焉程兮?”屈原虽有贤臣之才,楚王却无圣君之德,而屈原一味地“陟陛皇之赫戏”^{[1]41}于楚王,势必会使楚王厌烦,因此,“美政”理想终难实现。屈原将其身心投入到政治中,一旦政治上追求不得就会苦闷,越苦闷越想追求得到,于是极逞才气,其结果就有了悲剧。诚如田耕滋先生所言“屈原的政治理想与人生理想的合一,又使他一旦政治上遭遇悲剧,就同时成就了他的人生悲剧。”^{[5]92}在某种程度上说楚王与屈原的关系就是“方”与“圆”的关系,用屈原自己的话说就是“何方圆能之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1]14}

四、小结

屈原奋其大志不为当世所容,他不愿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真正做到了“伏清白以死直”,做到知其不可而为之。“死亡是生命的归宿,也是心灵的起点。与其空虚无意义地活着,还不如扼杀生命的存在更能体现人生的尊严与价值。”^{[6]70}屈原的死正体现了这一点,即是对死的超越来证明自我价值、自我尊崇的歌颂。屈原愿以己死来唤醒国人的觉醒、后人的认同,充分体现了人作为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他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于诗文中,极逞

才华以展现自我、实现自我、成就自我,并以死的方式来超越自我。他的诗表现的是试图摆脱屡屡哀愁、腾越困境而不得的苦闷,是无法安顿那不安、躁动的灵魂的焦灼。屈原其人其文都深深地影响了后人。李白、杜甫更是对屈原推崇备至。李白说“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7]374};杜甫说“窃攀屈宋亦方驾,恐与齐梁做后尘”^{[8]900}。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李白的张扬自我的个性,创作的浪漫主义倾向及对时光逝去功业未就的叹息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屈原的影响。杜甫关心民瘼,关怀社会的精神亦受到了屈原的影响。屈原所具有的锲而不舍的执着意志、为国请命的大无畏精神为后人所继承,特别是中华民族面临危难之际,人们更愿意以屈原作为砥砺自我、奋斗进取的榜样。屈原在面对人生痛苦时不仅仅是负荷,而是在痛苦中试图摆脱、超越。虽然他始终无法安顿不安、躁动的灵魂,但这种敢于“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9]156}、敢于担当道义、敢

于自我超越的精神却是弥足珍贵。也正基于此,屈原其人其文才会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 考 文 献:

- [1] (宋)洪兴祖. 楚辞补注[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7.
- [2] (汉)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3] 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 楚辞名篇鉴赏辞典[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9.
- [4] 过常宝. 楚辞与原始宗教[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7.
- [5] 田耕滋. 圣化之梦与梦化文学[M]. 北京: 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 2003.
- [6] 颜翔林. 楚辞美论[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2.
- [7] (清)王琦注. 李太白全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8] (清)仇兆鳌注. 杜诗详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9] 鲁迅. 鲁迅全集: 卷7[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责任编辑 马重阳】

On the Living Spirit in Qu Yuan's Poetry

MENG Zi - xun

(Faculty of Arts ,Shaan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zhong 723001 ,China)

Abstract: Though there are some words expressing himself in Qu Yuan's poems, there are rare light-hearted words. Most of his poems express the pains of not realizing his ambitions. Though a frustrated poet, he exposed the sufferings of the people, inspired the king, and aroused the people and the king in his poems. Qu Yuan never gave up his pursuit of ideals and beliefs. His poems express the living spirit of "following the nature and constantly striving to be stronger" and "doing things that no one can make it".

Keywords: Qu Yuan; poetry; sorrow; chant; pursuit; living spirit